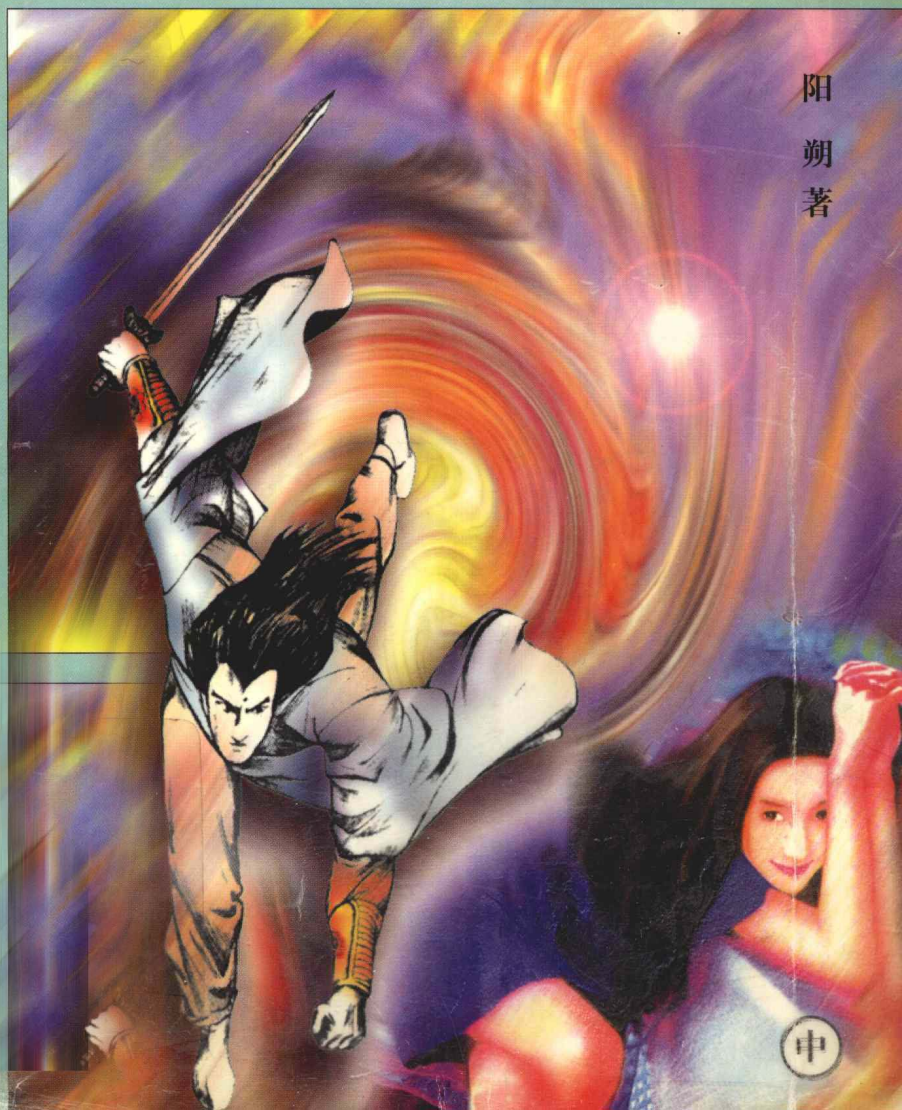


风花剑·雪月刀

阳朔著



中

风 花 剑

(中)

阳 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七章 九毒教(薛夫人)

丁一笑道：“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宫娥也笑道：“不凭什么。”

丁一望着宫娥，他忽然觉得宫娥并不是在骗他，他相信宫娥的话是真的。那就是说，他相信梨花现在有难，梨花正需要他的帮忙，丁一一直在寻找帮梨花的机会，虽然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总是梨花帮他，他没有帮过梨花一次，他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只要有帮梨花的机会，丁一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

丁一正想说：“好，麻烦你带我去找薛夫人。”

可是，丁一还没有说，只听有人先说道：“梨花有难，为什么他自己不来讲！”

随着话音，门口进来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长头发，花衣服。可是女人说的话，却是男人的声音。

丁一吃了一惊，他知道这是江湖上最邪毒的阴阳夺命杀手——红颜。

红颜的名字很好听，她的人也长得并不难看。从她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因为她的脸很白，很嫩。倘若不是因为主人的精心保养，三十岁女人的脸也不可能这么白，这么嫩。

红颜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红颜满脸是笑，她笑得很迷人。

宫娥仿佛被红颜的笑迷住了。所以，当红颜说完“梨花有难，为什么他自己不来讲”以后，宫娥也忘了回答。

丁一接道：“如果梨花能到这里来，就不会有难了。”

红颜走路的样子十分蹒跚，她的背也有些驼了。她慢慢走了进来，走到丁一的对面，刚好在一盏灯的旁边。她既白又嫩的脸笑着，道：“你是丁一？”

丁一道：“是的，我是丁一。”

红颜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说的话依旧是男声。

丁一道：“知道。”接着又道：“天下除了阴阳夺命杀手红颜，谁会有这么好的脸？”

红颜笑得更开心了，道：“我的脸好吗？”

丁一道：“好。”

红颜道：“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不待丁一回答，红颜接下去道：“因为每当我杀死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会用他们的血洗脸。”她说着又笑，她的笑确实很迷人。迷人得使丁一的目光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

红颜忽然道：“我今天七十五岁了。”

丁一道：“你估计自己还能够活多久？”

红颜顿住笑，白而嫩的脸出现了一片红晕，她道：“我已经两年零三个月没有杀人了。”

丁一道：“那就是说，你已经八百二十天没有洗脸了。”

“是的。”红颜道：“所以你刚才才可以在我的脸上发现了红晕。”

宫娥也一直盯着红颜，他的眼睛也没有眨过。他听罢红颜的话，才发现她的脸上果有一抹红晕从耳根消失。宫娥暗惊道：“早就听说‘阴阳夺命杀手’邪毒无比，诡秘异常。天下没有她所不能杀的人，今日在此出现，究竟为何。”想到这里，心中打了个寒颤。但他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只听红颜这时话锋一转，道：“丁一，你刚才说什么？”

丁一道：“我说如果梨花能到这里来，就不会有难了。”

红颜笑道：“你希望梨花有难？”

丁一道：“我们是朋友。”

红颜道：“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的朋友有难，甚至死。”

丁一道：“我不想。”

红颜叹了口气，道：“其实，就算梨花能到这里，而且真的有难，你也帮不了他。”

丁一诧道：“我又没死，怎么会帮不了他？”

红颜再叹道：“可是你就要死了。”

沉默。风自门吹进来。灯光摇曳了几下。人影静止。

过了一会，丁一也叹了口气，道：“你刚才说什么？”

红颜道：“我说我已经两年零三个月没有杀人了。”

丁一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杀人，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红颜道：“没有。”

丁一忽然道：“有，一定有！”

接着又道：“你不仅没有了杀人的手数，也没有了杀人的感觉！”

红颜一怔道：“杀人也要有感觉？”

丁一道：“没有感觉就无法杀人！”

红颜的脸上又掠过一片红晕。

丁一又道：“七十五岁的人应该懂得，钱与生命，哪一样更重要。”

红颜沉默了良久，道：“这我当然懂。”

丁一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收了她的钱？”

红颜道：“谁的钱？”

丁一道：“默雪儿的钱。”

红颜惊讶，继而缓缓道：“你错了……”

“不信。”丁一道：“你没有答应默雪儿杀我？”

红颜冷冷道：“我没有收默雪儿的钱，但并没有拒绝她的请求。”

丁一用手理了理季季的长发，道：“你想看我的风花剑？”

红颜道：“所有的人都想看看天下无敌的风花剑是什么样的。”

丁一道：“可惜……”

红颜道：“你担心我的眼力不够？”

丁一摇头道：“我的朋友正需要我的帮忙，我怎么可以再在这里耽搁下去。”

红颜道：“你已经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了。”

丁一道：“正因为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不想再耽搁了。”

红颜这时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很细，很冷，道：“可是现在，你不想耽搁也不行了。”

丁一注目着她，道：“为什么？”

“因为你出不了这道门了。”

“门是挡不住我的。”

“门挡不住你，人却可是挡住你。”

丁一将目光从红颜的脸上移开，他发现本来洞开的门已经

堵上了。堵住门的是人。

八个人。八个白衫人。

八个白衫人的手上，是八柄晃晃的刀！杀人的刀。

不用问，丁一也知道，刀是用来杀他的。丁一默默地注视八个白衫人，神情不觉有些沮丧。丁一转脸，对宫娥说道：“他们堵住了门，梨花就有麻烦，我看我也帮不上了。”

宫娥仍望着红颜，嘴里却道：“他们堵住门，就杀了他们。”

“可他们有八个人……”

“八个算什么！”

“他们不仅有八个人，而且还有八柄刀……”

“八柄刀算什么！”

宫娥刚说完，就发现八柄刀已飞向空中。

刀已经离开了白衫人的手，可是，离开手的刀，仍在手的掌握之中。

不然，刀不可能在空中还能组成一个刀阵，而且，刀阵就像一面密不透风，无懈可击的锋利的旋盘，以眼花缭乱的快，准确的单向宫娥。

宫娥虽然嘴里说“八柄刀不算什么”，可他看见刀阵的气势，立时也呆住了。他也想不到白衫人的出手之刀还如此凌厉。

宫娥连躲闪的意念还没有闪现，又觉得周身有无数道阴风向他逼迫。

宫娥大惊。

他又看见八个白衫人如鬼魅似的射向他。

白衫人手中依然出手，但他们身形飘动时，他们的手中又各各多了一柄刀。

刀影闪烁。宫娥几乎连眼睛也睁不开。

宫娥后悔自己太大意了。

变化只在一瞬间，在这一瞬间之间，他的目光还没有离开红颜的脸！他知道如果自己要死，他是逃不过这八个白衫人致命一击的。

宫娥听见八个白衫人在笑。笑声很阴冷。

这种笑声，只有在看到对手被自己杀死之后才会发出。他们仿佛看见宫娥死了。在他们眼里，只要他们的刀出手，只要他们的人掠起，那他们的对手就没有活路了。现在，刀阵就在宫娥

的头顶,如果宫娥有头发,刀也已经将头发绞光了。他们手上的刀,也一齐对准宫娥的心窝。就算宫娥可以躲开刀阵,也绝不可能避开心窝的八刀。

一刀就可以结束人的一生,何况八刀。

所以,宫娥是没有活路了。

所以八个白衫人发出了那种阴冷的笑。

可是,白衫人忘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的对手是宫娥,而宫娥最擅长的杀人手段是用别人的刀割别人的脑袋。

在这个世上,能够用别人的刀割别人脑袋的人并不多,宫娥就是其中一个。

能够用别人如此快而凌厉的刀割别人脑袋的人更少,而宫娥恰恰是这很少人当中的一个。

有时候,人究竟有多少潜能,自己也不清楚。

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人如果知道自己最大的潜能,那么,在他认为他所要做的事情在他的潜能之外,他就会放弃最后的一搏,相反,他会毫不犹豫地冒险一试。

世上敢于冒险的人其实也不多,而宫娥恰恰又是。

就在宫娥自认为是最佳的时机,他的眉毛轻轻跳了一下。宫娥的脑袋光秃秃,浓浓的眉毛分外显眼,尽管是在灯下,但它的一跳,仍可以清晰地看见。

不仅红颜看见了,连八个白衫人也看见了。

八个白衫人均吃了一惊。他们顿时止住了冷笑。因为他们明白,宫娥的眉毛是不会无缘无故抖动的。

他们意识到情形有些不妙。

从他们出刀到意识到有些不妙,其实也只是一瞬间!

有时候,一瞬间可以把人的一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及对错与得失,统统回忆一遍,就像现在,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从开始到结束作了一个判断,他们后悔自己走上了杀手之路,他们后悔自己第一次杀人,如果可以,他们愿意向死者作最诚挚的歉意和最真心的忏悔。他们很想回头,不再走杀手之路。他们很想甩掉手中的刀,与仇家作宽容的和解。为了杀人,他们练就了一身来去无踪的轻功,他们只要身体飞掠,就义无反顾,就置对手与死地。如今,他们想以同样的速度退回来,却已经不可能

了。

他们手里的刀，被人轻轻走过。

曾经为他们杀过许多人的快刀，残忍地割了他们的脑袋。

他们的脑袋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脖子，但他们的眼睛却看到了宫娥的浓眉轻轻一跳。

他们的冷笑变成恐怖。

血，没有飞溅。只汨汨涌出来，染红了他们的白衫。

他们倒下。地上，早已躺着十六柄刀。

宫娥的光脑袋上有汗渗出。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经历了一次死亡。他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他不相信自己还活着，他僵立着一动不动。

要不是他看到灯光在红颜白而嫩的脸上摇曳，他几乎也要倒下。

他恢复了知觉。

有了知觉，宫娥第一个表情便是想笑。想大笑！想狂笑！想笑三天三夜！

可是宫娥还没有笑，红颜却先笑了。

看到红颜在笑，宫娥就不笑了。他问道：“你笑什么？”

红颜道：“笑你。”

“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让我想起我年轻时的样子。”

“你年轻时也这样杀人？”

“不仅这样杀人，而且杀人之后也像你一样额头出汗。”

宫娥终于笑了，他用手擦了擦额际的汗珠，说道：“我以为我死了。”

红颜道：“我当时也这样以为的。”

宫娥笑道：“真的如此一模一样？”

红颜点头，又摇头，道：“有一点不一样。”

宫娥道：“哦？”

红颜道：“当年我杀了八个人之后，第九个人却向我刺出一剑。”

宫娥又轻轻“哦”了一声。

红颜接道：“可惜第九个人虽然刺中了我，我却拧了他的脖子。”

宫娥又轻轻“哦”了一声。

红颜暗淡道：“如果我刚才出手，你肯定死了，可惜我要杀的人不是你。”红颜说着，凝视着丁一。

宫娥叹息道：“你以为你真的可以阻止丁一？”

红颜良久无语，然后道：“杀手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是阻止别人生命的脚步，就是自己的生命被别人中止。”

红颜说着往前走了一步。

虽然只走了一步，但这一步，红颜仿佛走得很吃力。

一步之后，灯光不再照在她那白而嫩的脸上，只照在她脑后的发髻上。

她的发髻上，插着一支银簪。

银簪很细，很显眼。银簪上还连着一只坠子。坠子是黑色的，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是，跟这支细银簪在一起，却显得很沉重。仿佛将人的头向后仰。

红颜的头却稍往前低。她一语不发地注视着丁一。

只听丁一叹口气，他用手轻抚着季季的双肩，淡淡道：“杀手能够活到你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得了。”

红颜一怔，但她没接话，她在听。

“活着是一种很好的事情，”丁一说道：“就像清早的一朵花，它的存在，会给寂寞的田野带来生机。”

红颜还怔在那儿，她似乎听不懂丁一的话。

“花明明知道自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凋谢，也知道自己的芳香留得再久，也终将从田野里消失，可是，它们总是在某一个早晨悄悄绽开，把自己最好看的样子展现出来，不到最无奈的时刻，绝不枯萎。”丁一接着说道。

“什么是无奈的时刻？”红颜终于问道。

丁一却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们有无奈的时候，就像人，人有死的时候，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一阵风或一场雨就可以将花朵打烂。”

“可是风雨过后，还是有花朵吐露芬芳。”丁一缓缓道：“而且，风雨之后的花朵更艳丽。”

“它们只知道盛开，只想要把最好的愿望表达出来。”

“它们也有愿望?”

“当然有。”

丁一忽然抬头,望着红颜,道:“活着真的很好。”

红颜沉默了一会,道:“你这是在开导我?”

“不!”丁一道:“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接着,丁一又喃喃道:“活着真好……”

“你是不是很想活着?”

“是。”

丁一坚定道:“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使自己活着。”顿了顿,丁一又道:“就像那些清早的花朵,尽管狂风暴雨摧残它们,但它们仍旧可以继续美丽。”

红颜像钉子钉在地上,她脑后的那支银簪轻轻晃了晃。

只听丁一又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目前,我相信活着是最好的,最值得坚持的。”

“你活着,是否意味着有人要死?”红颜幽幽道。

“我活着不关任何人的事。”

“真的?”

“真的。”

“好,那我活着也不关别人的事。”红颜望定丁一,说道:“就像清早的那朵花。”

丁一笑着,道:“对,清早的花朵。”

丁一说完,只觉得眼前一闪,红颜的影子极快地闪过。这么快的速度,丁一连目光也追不上。他的脖子有一丝凉意泛起。丁一呆了呆,他不知道,如果红颜刚才对他下手,他能不能躲开?

良久,宫娥道:“她走了。”

丁一过了半晌才说道:“是的,走了。”

“那我们也走吧。”

“你先走,我随后就来。”丁一这时笑了,他大声道:“梨花是我的好朋友,就算我死了,也要帮梨花一次忙!”

梨花现在的麻烦真的不小。

自从他遇上九毒教主薛夫人那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肯定被麻烦缠上,而且,这种麻烦很难挣脱。

一个男人如果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这个男人要么很没用,要么很厉害。九毒教主是一个男人,可他的名字却女人气十

足：薛夫人。所以，他是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得有些可怕。梨花从一开始就非常提防，可他还是着了薛夫人的道。

他尽管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送到这个地方，但他醒来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明白薛夫人的毒是点灯的油。他并不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个世上，薛夫人下毒的手段是没有人能够猜得到的。梨花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

梨花一向很自信。

他很为自己的自信骄傲。

正因为这份自信，他才可以战胜所有困难，活到今天。

他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他总有办法离开这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梨花微微笑着，他的对面的人也微微笑着。

他对面的这个人就是九毒教主薛夫人。

薛夫人不仅下毒的手法天下独一无二，他的脸型也极其少见：好像天空中无缘无故掉下一柄锋利的刀，将他的脸削平了。看上去，他的脸像一堵墙。

梨花就面对一堵墙微笑。

“现在你确实还笑得出。”薛夫人笑道。

“当然。”梨花道：“因为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你以为活着就值得高兴？”薛夫人依旧笑道。

“当然。”梨花也笑道：“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当一个人连死都做不到的时候，还会为活着庆幸吗？”

梨花顿住笑容，迟疑了半晌，说道：“这是很糟糕的……”

薛夫人道：“仅仅是糟糕吗？”

梨花轻叹道：“除了糟糕，还有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

梨花又微微露出一丝笑，道：“无法忍受的痛苦……”

“既然连痛苦都无法忍受了，还有别的心思展露笑容吗？”

梨花果然收住全部的笑容，他好像现在才知道这个连死都做不到的人就是他。他变色道：“你是在说我？”

“这里除了你，还有谁？”

“她们！”

她们是三个女孩。女孩在火炉旁烤火。

她们从一开始就围着火炉，她们不能离开火炉。因为天气很冷，因为她们没有穿衣服。如果她们不围着火炉，她们就会被冻僵。

梨花忽然发现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便接着道：“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

薛夫人道：“她们在取暖。”

“不穿衣服跟取暖有什么关系？”

“穿上衣服取暖跟脱衣服取暖感觉不一样。”

“又不是你脱光衣服，你怎么知道感觉不一样？”梨花接道：“你试过？”

薛夫人摇头道：“我从来没有脱光衣服的习惯。”顿了顿，然后道：“是她们告诉我的。”“你跟她们上床的时候，也不脱衣服？”

薛夫人惊讶地注视着梨花，好像他在怀疑这句话是不是梨花说的。但他仍答道：“跟她们上床，我从来只脱裤子。”

“难怪……”

“难怪什么？”

“她们在流泪。”

“她们喜欢流泪。”

“不。”

“怎么？”

“她们很痛苦。”梨花道：“让女孩子痛苦得流泪，这种事情，只有你才做得出。”

薛夫人这时站了起来，他笑道：“所以我才叫你来。”

梨花不解地望着薛夫人。

薛夫人接着道：“你应该让她们高兴，给她们不一样的感觉。”

梨花似乎明白，他惊道：“不，我不行！”

“你行的。”薛夫人道：“等你脱光衣服之后，你就知道你行。”

梨花沉声道：“我……我会杀了她们。”

薛夫人笑着：“你以为你除了乖乖地听她们的话，让她们脱光衣服之外，你还有力气做别的事情吗？”

梨花恐惧，但无语。

这时，火炉旁的三个女孩转身。梨花立即闭上双眼。但是，在闭目之际，他已经看清了她们的全身，她们充满了朝气和诱惑

的躯体,以及她们红润的脸庞上的泪光。

她们果真在流泪。

梨花闭上的眼睛睁开了。他瞪着她们。

他浑身乏力,不要说杀了她们,就算一个鸡蛋,他现在也捏不破。所以,他想用目光阻止她们接近,他害怕女人。

可是,她们依旧朝他走来。她们雪白的躯体一点点隐蔽的瑕疵也清晰地呈现在梨花的眼前。一阵颤栗传遍梨花的全身。

梨花想死。他想在她们给他脱衣之前死去。

可是他不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瞪大双眼注视着她们的裸体,她们虽然流着泪,但她们的眼中燃烧着欲望,她们离开火炉,她们有些发抖,有些颤栗。她们的臀部略肥,她们的双乳丰满,她们走得很慢,旺盛的炉火衬着她们娇小的身姿,在梨花的眼前晃动。

梨花以为这是在做梦。

一场恶梦。

她们燃烧的目光在他看来比冰还要冷,她们温柔的手指是利刃。她们丰满的双乳仿佛令他看到了黑暗的坟墓。她们的体香也令他窒息……

火炉里的火忽然旺盛起来。

梨花汗流满面……只是,这不是热汗。是冷汗。

因为梨花发现自己的衣服不知何时被三个女子扔到火炉里去了。旺盛的火是他的衣服在燃烧。梨花惊愕地盯着三个女孩,他想不到她们的动作竟然会这么快。也许她们已经成千上万次这样脱别人的衣服,她们已经练成了一套绝妙的手法。不然,她们绝不可能把梨花的衣服扔到炉火里烧掉。

梨花的汗水从脸颊一直流到脖子,再流到胸前。

她们烧了梨花的衣服,又要解梨花的裤带。

梨花一阵眩晕,他就要昏倒。

只听薛夫人冷笑道:“以她们的速度,她们不仅可以烧掉你的裤子,还可以把你身上的一层皮烧掉,你信不信?”

梨花道:“信。”

他看到她们的眼中有泪花,但也有欲火。

这是一种绝望的欲火。但他清楚他还不能绝望。尽管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仍旧对薛夫人道:“请你叫她们住手……”

薛夫人一直看着这一切，他笑道：“你这是在求我？”

梨花不语。

薛夫人冷冷道：“如果你不是求我，那就自己解决吧。”薛夫人刚说完，一个女孩的手已经伸过来了……

梨花暗淡道：“凡是都有第一次的……”

“好。”薛夫人又笑了，道：“既然你求我，我就让她们停手好了。”

“了”字一落，三个女孩仿佛领了圣旨，她们眼中的欲火立即熄灭，转身，极快地回到火炉旁。

火炉里，梨花的衣服已经烧完，只留下一堆灰烬。

她们重新围着火炉，重新烤火。

她们还是赤裸裸的。

白。细嫩。曲线柔美。

火炉散发的温暖好像都被她们的裸体吸光了。火炉之外依旧是冷。

梨花赤着上身，他禁不住微微打了个冷颤。

薛夫人击掌三下。

门开处，又有一个女子进来。女子的手里，托着一捧衣服。

女子径直走到梨花跟前，将手中的衣服一件一件为他穿上。

然后悄然退了出去。

梨花不再觉得冷。

但他却有点绝望。

薛夫人道：“难道你不喜欢我的衣服？”

梨花道：“不喜欢。”

“你喜欢脱光衣服？”

“不是。”

“那你为什么皱眉头？”

“我知道我穿上九毒教的衣服，就很难从这里走出去了。”

“这里不好？”

“好什么？”

“这里有女人，炉火，床。”薛夫人道：“所有男人都会认为这是个好地方，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不是男人。”

“我是梨花。”

梨花接着道：“我想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走之后，你做什么都可以。”

“可我什么也不想做……”

“你可以叫她们扶你上床。”薛夫人笑道：“当你躺在温暖的毛毯里，就会发现你有许多事情要做……”

梨花注视着薛夫人，忽然道：“我可不可以离开这里？”

“不可以。”薛夫人干脆道。

梨花好像早就知道薛夫人会这样回答，他淡淡道：“那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

“我想来看你的时候就来看你。”薛夫人道。

“不要隔得太久。”梨花还是淡淡道：“要是晚了，也许会见不到我的。”

“不会的。”

薛夫人道：“你就是用斧头凿一百年，也不可能看到外面的阳光。”

梨花呆了呆，惊道：“这是什么地方？”

“她们会告诉你的。”薛夫人说着飘然出去。

屋里只剩下梨花和三个裸女。

裸女围着火炉取暖。

她们没有说话，也没有转身。

梨花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很困，他想到墙边的那张大床上去休息一下。可是，梨花双腿发软，怎么也迈不开脚步。

裸女过来。他们扶住他。梨花听到一阵环佩的叮当。低头看见裸女的羞处，挂着几件半透明的饰物，像是翡翠，又像是极薄的银片。

梨花急忙抬头，他的额角，又有汗渗出。

床很大。毛毯很柔软。

梨花和三个裸女都坐在床上。毛毯盖在身上。

梨花很安静。他好像现在才发现，女人并不可怕，并不会要了他的命。于是，他安静地望着她们。他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注视女人。他好像在欣赏一件件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她们动人，美丽，娇弱。

她们的眉际结着一丝忧郁。

但她们的脸是舒展的，脸上的表情也极其自然。
梨花忽地闪过一个念头：他很想再看看她们是如何脱衣服
的。

可是，梨花更想知道另一个问题，他问道：“你们是谁？”

“月亮。”三个人同时答道。

“月亮？”梨花笑道：“天上的月亮？”

“是的。”三个人又同时道：“但我们不在天上。”

梨花望着第二个人，又道：“那么你呢？”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名字叫月亮，但不是天上的月亮。”
三个人还是同声说。

梨花哑然。但他仍问道：“你们为什么都要叫月亮？”

“因为月亮从来不需要遮掩自己。”她们道。

“月亮挂在天上，是为了照亮田野和村庄。”梨花道。

“月亮的光辉是纯洁的。”梨花又道。

“而且，”梨花接着道：“不管在男人或在女人的眼力，月亮都
是一个天真的小孩。”

“你究竟想说什么？”她们道。

“你们不应该叫月亮。”梨花道。

“那么你说，我们应该叫什么？”

“坟墓。”

“坟墓？”

“对。”梨花微微道：“你们都知道坟墓是什么。”

“坟墓是死人的房屋。”

她们道：“寂静的，没有灯火的房屋。”

“它也是最后的归宿。”她们接着道。她们都望着梨花。

梨花点头道：“女人是男人的归宿。”

“不，男人是女人的归宿。”她们抢道。

梨花笑道：“你们这样一丝不挂地引诱我，难道不是想要我
死？”

“你以为我们这样就能杀死你？”她们反问道。

梨花不禁哑然：是的，凭她们能杀得了他吗？可是，他笑道：
“那你们准备怎样杀我？”

“教主只叫我们侍候你，没有叫我们杀你。”她们说着扭动身
躯，她们的双乳一颤一颤的，她们的羞处的环佩也落在了地上。

梨花不敢看她们，他闭上了双眼。

她们笑道：“都说梨花怕女人，其实你一点都不怕。

“不怕还不敢睁眼？”梨花道。

“看一个男人怕不怕女人，并不看他的眼睛。”

“那看什么？”

“看他的手。”

“你的手是天下最不老实的手。”她们说着一齐笑了起来。

梨花吃了一惊，他忽然感到他的手里暖暖的，似乎抓住了什么东西。他急睁眼，见自己的手正抓住她们的乳房。一种柔软和细腻的感觉正从他的掌心弥散开来，令他心悸。一刹那，梨花的脑中一片空白，他的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很想缩回手，但他的手似乎被牢牢吸住了，怎么也无法移开。

“你的手不仅不老实，而且贪得无厌。”她们说：“女人最怕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你们怕我？”梨花这时也恢复了平静，他淡淡地说。

“怕得要死。”

“你们不能死。”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们了？”

梨花缓缓点了点头，说：“我现在才发现，跟女人在一起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他接着又道：“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有女人，有炉火，有床，在这里，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

“你又在骗人了。”她们说。

“我经常骗人吗？”梨花笑道：“我想躺到大床上去，请你们帮我一下。”

“你不是已经在床上了吗？”

“现在是坐在床上，我想躺下。”

“你真的连躺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刚才还有，可现在没有了。”梨花的双手，无力地垂着，它们离开她们的乳房。他叹了口气，说：“想不到你们的乳房上也有毒。”

“教主下的毒，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她们说着，将梨花放倒在床上。梨花注视着其中的一个，说：“月亮，你可不可以对我说真话？”

“可以。”她干脆地说。